

做了一回耗子的恩人

释然

儿时我家很穷,几姊妹都长得瘦,家里的耗子却肥硕。

稻田里的谷子刚刚开始泛黄,就有耗子在里面成家。等到正式双抢秋收时节,我们一家抬着打稻机收割时,就会发现,田坎边、山岸上,早就有了耗子溜进溜出留下的光滑的路线和咬断的稻秆。最新的稻米,它们已经先一步尝鲜了。谷子晒在禾坪里,它们每天七趟八趟几十趟,每趟都会顺带点谷子走。

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的谷仓。在邻居家还在用一个大大的圆木桶扮装谷子的时候,父亲就请砌匠在厨房的一角,用红窑砖砌了一个谷仓。里面全部用水泥粉刷了,只留一个仓门。仓门是那种两边都有一线木槽,中间用木板拼凑而成的。父亲挑谷子进仓时,随着谷子的升高,就一级一级地关好仓门,等到堆满谷仓,仓门也就关到了最上面。春天到了,谷仓里的谷子越来越少,仓门也就越开越低。到了我们也可以打开的高度了,母亲有时候就会吩咐我打开谷仓撮谷喂鸡或装到箩筐里给父亲去打米。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关仓门,真是一个技术活,每一块门板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每一块门板,都有正反两面,而它们,又长得一模一样。直到一个晴天,父亲把所有的仓门摆放在水泥台上,然后拿出墨汁和毛笔,在每一块门板的正面用毛笔分别写上大写的壹至拾贰,五岁的我一个也不认识,父亲又在每个数字旁边分别标注了小写,自此,我学会了关仓门,也比同龄的孩子更早认识大写的壹至拾。

我问父亲:“仓门怎么这么难关?”父亲说:“仓门不难关,怎么难住耗子。”

这么严谨的谷仓,真的难住耗子了吗?那天,当谷仓里的最后一担谷子出仓时,同时出仓的还有那粉粉的红红的肉的一群小耗子。

父亲百思不得其解,这耗子从哪钻进来的呢?趁着天气好,又把谷仓清空,烧滚那极臭的沥青,把谷仓的每一个角落都浇了一遍,仔仔细细查看之后,说:“就算是神仙也飞不进来了。”

到谷仓见底时,这神仙耗子又在携家带口地接见父亲了。

耗子不但和我们抢谷子,还抢其他一切可抢的吃的。地里的萝卜、豌豆,甚至是白菜,都有被耗子啃咬的痕迹。猪栏里,经常狂奔着一两只顶着一头米糠的耗子。母亲的蛋糕,藏在床底下,还没来得及送人情,也被耗子咬开袋子吃得一地碎屑。木质的碗柜更是被耗子咬得缺胳膊少腿的。

最恨的就是耗子抢了我们那冬天的、母亲藏在地窖里的、甜甜的、凉凉的、水分的足的红薯了。漫天飘雪的日子,如果能在那藏了一个冬的,变得甜甜脆脆的红薯,或生吃或烤着吃,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就是这小小的愿望,也往往被耗子所破坏。当母亲笑眯眯地从那堆箩谷里摸出一头红薯时,才发现,不是被啃了一半,就是被啃了一大半。笑容凝结在母亲脸上,愤怒充满了她的眼睛,“这些该千刀的家伙!”

冬天还有那种在地里的豌豆和蚕豆,今天种到地里,保证一个隔夜,就被耗子刨开泥土,拨皮吃肉,偷个干净,再补种再补偷,如此反复,直至把种子拌上农药,但刚冒出来的新芽芽,又成了耗子的美食,一段段一截截地帮人“收割”在地里。

耗子的肆无忌惮也给了我们可乘之机,平日里偷了妈妈的饼干、红枣之类的,被妈妈发现后,三姊妹众口一词:“肯定是耗子偷的!”也有例外,我们居然偷吃过一回耗子的粮食。

那是一个放学后,我和姐姐弟弟一起背着书包回家,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香味。循着香味,我们来到了母亲房间的桌子旁。这是一盘多么诱人的炒米呀!黄澄澄,香喷喷的!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丝毫没顾及这次的炒米比以往的硬比以往的谷粒多,三姊妹一顿抢食,几分钟时间,盘子里一粒不剩。然后,该砍柴的砍柴,该寻猪草的寻猪草,该淋菜的淋菜。

忙了一天的母亲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找那盘炒米,在她发现粒米不剩时,狠狠地暴揍了我们姐弟一顿,边打边骂:“还好吃不!还好吃不!”打完,一个人号啕大哭:“如果你们三个今天被毒死了,我还怎么去见你们的父亲呀!”

原来,母亲炒了一盘米,是准备拌上农药来毒耗子的。没想到被我们三姐弟当零食吃了个精光。多年以后,母亲对这事还心有余悸,她说,一直不敢在家放药就是担心家里的孩子,没想到,都上学了,还发生这样的事,幸亏那次还没来得及拌药。母亲更是经常劝舅舅舅妈姑姑他们:“家里有孩子的,千万莫放老鼠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丹青巨匠的鼠画

聂鑫森

在十二生肖中,老鼠堂而皇之位列其中。按传统的天干地支推算,农历庚子年即为鼠年。篆字的“鼠”,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象形,头、齿、腹、尾皆备,极为生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其寿最长”,故称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又谓之“回首鼠”。老鼠尖嘴利齿,灰溜溜的样子,确实给人印象不佳。加之它穿墙打洞,鬼鬼祟祟,慌慌张张;窃物噬物,传播病疫,为祸甚烈。世人往往把它和贪婪、狡屑、狡猾、卑鄙、阴暗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恨不能灭其种、断其根而后快。

但画家倒常常拿它入画,不过,都带着几许调侃,几许蔑视,几许痛恨。画里的鼠,鬼头鬼脑,小小的眼,短短的足,细细的须,长长的尾,在干着一些可笑可恨的事。齐白石喜欢画老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画了一幅《鼠子啃书图》。一盏油灯,火焰微微,两只老鼠正在拼命啃咬一卷线装书,另一只老鼠正朝书奔来,形神兼备,画家自视为得意之作。不幸的是这幅作品为一只更大的“鼠”——他的一位同乡悄然“袖”去。画家不得不重作第二幅,并题上款识:“一日画鼠子啃书图,为同乡人背余袖去。余自颇喜之,遂取纸追摹二幅,此第二幅也。时居故都西城太平桥外,白石山翁齐璜并记。”

画中老鼠啃书,画外同乡偷画,可称同属一类,齐白石鄙夷之情,跃然纸上。齐白石初到湘潭入京,以卖画为业,因时人不赏,度日维艰,世道黑暗,民不聊生,便有一腔激愤与怨郁,常借笔墨予以倾泻。他画了一幅《小鼠鼠灯》:一小鼠立于油灯下,抬首望着盛油的小灯盏,显出很贪婪的样子。画上有诗云:“昨夜床前点灯早,待我解衣来睡倒。寒门只打一钱油,哪能供得鼠子饱。何时乞得猫

儿来,油尽枯天不晓。”

鼠指何物,观者一见便知。

他还画过一只老鼠,作奔跑状,慌慌张张,欲去做什么不光彩的事。题款却是十分有趣:“汝足不长,偏能快行。目光不远,前头路须看分明。”可说是对那些无真才实学,却偏能钻营,怀短浅功利之心,而终有一日将陷灾城的小人物的鲜活写照。这种人似乎种系不断,若是看看这画,岂能不冷汗淋漓。

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齐白石画了一幅题为《自称》的画,画上方横一长秤杆,一端垂一铁秤砣,一端系一大秤钩,一只硕肥的鼠攀爬上秤钩上,得意洋洋地自称自。这是一幅绝妙的水墨漫画。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把自己膨胀得很厉害,胡吹海侃,好像没有他,地球也不转了。其实一只可怜的老鼠,在秤钩上有多少分量呢?

生于1936年的韩美林,生肖为鼠。他说:“都说老鼠丑,但我不这么认为,艺术家要解决造型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善于发现形象的优点并加以造型表现。大家看美国迪士尼的米老鼠多可爱,我也觉得小老鼠那个光溜溜的小尾巴很好玩儿,所以我会怀抱友爱的心情去画出它们的可爱劲儿。”韩美林为庚子年画的生肖邮票,是一只老鼠腾空跃起,举头望天,欲咬破一团混沌,是民间传说中“鼠咬天开”的形象表现,大头、大耳、大眼、长尾,线条简洁,用色鲜艳,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表现出一种喜洋洋、乐融融的气氛。

齐白石的鼠画,具备生活和艺术的写实趋向。而韩美林的鼠画,则表现一种抽象的“形而上”风致,各有各的妙处。

生于1948年的我,很喜欢丹青巨匠笔下的鼠画!

小小小说

盼归

晓晖

杀完年猪,祭过灶神,屋里收拾光亮,年货备置齐,老爹就伫立在村口。眼珠子死盯着大山的那头,傻傻的像根木桩,木桩上不时冒出一股股烟子,飘散在寒风里。

有外出务工的村民,拎着大包小包回来,路过时关切地问一声:老爹,等崽呀?老爹虚虚实实一笑,并不作答。莫名叹口气,一口接一口地叭烟,痴痴看人家匆匆离去。

外出的人,身在城市,根在老家,脸也在老家,混得好也好,不好也好,过年都得回来。老爹掰开手指算,村里外出的人几乎都陆续回来了。村里陡然间变得热闹起来,旺了年的气氛。

十多年后,老爹独自一人将儿子拉扯大。五年前,儿子外出务工,临走时撂下狠话:爹以后就指望我吧,我赚大钱给爹花!头两年儿子还能按时回,后来就如断线的风筝再没回来。先年说没买到车票,二年说工厂离不开。事不过三,看还有甚理由?老爹闷在心里嘀咕。

往年老爹也是苦等,只是等的时间没这长,等个三两天也就不等了。逢人便说:车费贵,回来一趟纯粹是烧钱,能省就省。不回来也好,我在屋里吃得做得,又没到七老八十,哪用得着他。转脸又说:这宝崽啊!心大,只晓得赚钱。过年上一天班发三天的钱,还有红包得,划是划得来。老板看得他起,就不会跟老板讲句好话请个假?父子连心,未必不晓得做长辈的有几想他?钱赚得完吗?你说养崽有什么用?或是拿出儿子寄来的礼品给人家看:都说城里人用的品牌好,金贵得很,你看我哪消受得起?说着说着背过身去悄悄抹眼泪。

平日里老爹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老惦记着扳钱给儿子讨婆娘。村上猎到野猪,硬是没舍得吃一口,全都用烟子薰起,留着等儿子回来再吃。说话做事也老走神,炒菜忘了放盐,煮饭忘记淘米,丢三落四的日子过得寡淡,屋里冰冷。

眼看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在老爹的望眼欲穿中,山的那头终于出现个小红点,越来越大。一个穿红色太空棉袄的小伙,两手提满满一大堆礼品,东张西望,走走停停。走到老爹跟前放下东西,怯怯地唤声:爹!老爹一愣,随即父子俩抱成一团,热泪盈眶……

老爹擦干净眼泪朗声说:走,回家!儿子便像小时候跟在老爹身后,一前一后走进老屋。屋里仍保持原貌,墙壁上贴满儿子的各种奖状和大小照片。儿子不在时,老爹就靠它打发时光。

山楂与墨

管弦

很久以前,山楂和墨,相依相伴。当然,单看这两样,好像完全不搭界。

山楂,给人的感觉有一份浪漫,这红红圆圆的果子,经常被裹上冰糖或红糖,被竹签串着,变成糖葫芦,被人们擎在手中,行走在大街小巷。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辞书典籍《尔雅》。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山楂可以食用了,只是在很长时期内把她当成一种野果,还因“猴、鼠喜食之”,把她叫做猴楂、鼠楂。山楂作为药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东晋时代。唐代医药学家王焘《外台秘要》引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佚文说:“浓煮楂茎叶洗之,亦可捣取汁以涂之。”用以治疗一种感受漆气而发的皮肤病“漆疮”。

墨,古者以黑土为墨,字从黑土,辛、温、无毒。墨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在汉代得到一定的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墨可用来书写,也可作药用,宋代医药学家马志、刘翰编著的汉族药物学著作《开宝本草》记载,墨能够“止血,生肌,合金疮”。金疮即常见的刀枪伤。墨,在古代用于行军打仗很有意义。

因此,墨就被书写在山楂制成的果子单上,使果子单成为了军书。果子单类似现在的一种大众化食品果丹皮,比果丹皮要薄很多。果子单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在信息被阅读或执行完毕后吃掉,还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对于缺水少食的行军打战者来说,这腹腹行气、生津止渴的果子单,比“望梅止渴”还有意义。清代一名叫做高士奇的宫廷作家,写过一首名为《果子单》的七言诗,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绀红透骨油拳薄,消腻轻砑粉蜡匀。草草军书还灭迹,嘴来枯思顿生津。”油拳、粉蜡,是唐宋时期的纸名。高士奇还在诗下自注道:“山楂,煮浆为之,状如纸薄,匀净,可舒卷。色绀红,故名果子单。味甘酸,止渴。”

无论品种、类型、模样儿都不属于同种类别的山楂和墨,竟如此奇妙地相依,简直有珠联璧合的意味。而且,他们还一度被广泛地用于民间。他们被用作了情书,传递相爱之人的情谊。红黑相间的融合里,包裹了无限的深情。这样的深情,使得山楂和墨不再成为食物,而是被赋予了崭新的精神意义、相爱的人儿,怎么舍得把“深情”吃下去呢。

吃完年夜饭,围坐在火塘旁,边看春节晚会的欢乐与记忆。体会到若不是亲身感受,谁能知晓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有多深呢。

都三年了,他想说清原委。可他刚开口就被老爹打断,不是拉他点赞电视里的节目,就是端来碗团圆蛋,催他赶快趁热吃。催得他心里暖和和,眼里泪转转。

他是个孤儿,与老爹同县不同乡。吃百家饭长大,出来打工,拜老爹儿子为师,大伙说师徒俩长得就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三年来都是他冒充老爹的儿子,寄钱寄物寄问候的。今年老爹催得急,再不回去,怎么也说不过去。凭着老爹的照片,他这冒牌货,忐忑不安地赶来与老爹团圆。刚见面时他还暗自庆幸:老爹老眼昏花,没能认出他来。现在方才明白,那是老爹不愿说破,让人难堪。哪有父亲不认得儿子的呢?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想到这,他“扑通”一声跪倒在老爹跟前。

老爹连忙一把扶起他说,其实他早已知原委。三年前听说儿子不回来,便担年货寻过去陪儿子过年,没料到寻到的却是个噩耗,顿时只觉得山崩地裂……强忍住巨大的悲痛,将所有的期盼又原封不动地全担了回来。

老爹好强,回到村里硬是没跟任何人说,人前还装成没事人一样。

后来他冒名顶替,老爹哑着喉咙说,从那时起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有了念想。他和老爹再次紧紧地抱成一团,泪流满面……显然老爹早有准备,拿出厚厚一沓压岁钱,说:拿着,回去成个家立个业,莫让爹娘盼断肠!我总不能带着它到土里去吧?

新年的钟声正在敲响,新的一年已经来临。面对老爹的殷殷期盼,他忍不住说,陪老爹过完年,他还得同许多人一道继续南下!

加油

谭圣林

“不得了,圣林这小家伙喝了煤油灯里的煤油!”

“快,背到县中医院去。”

二叔一把抱起口吐白沫的我,冲到医院,洗肠胃,打吊针。二婶赶紧帮我换了衣服。

二叔二婶命苦,一直没生养。我们家里又是人多粮少,所以就把不满两岁的我过继给二叔家带养。

谁料过继才大半年,就出了这样的意外。

二叔那天带着我去生产队仓库的大操场晒谷,见我熟睡,就顺手把我放在仓库杂屋的大板凳上躺着。

趁着晌午阳光足,二叔背着竹耙,开始翻晒谷子,才几分钟,突然醒来的我热得口干,看见桌上有一盏用来照明的煤油灯,揭开灯头就喝了上来。

等二叔赶来发现时,晕乎乎的我已经喝了几大口煤油,眼珠子都翻白了。“你也是,太不上心了。要你带人,搞成这个鬼样子。”二婶指责着二叔。“唉,我哪里晓得,那么臭的煤油他竟会当水喝。”二叔一脸的懊恼和无奈。“圣林他娘脾气丑,她要是晓得这个事,只怕会骂死我们!”二婶说。

二叔二婶认为,就因为带养的不是自己生的崽,就越要小心招呼好,免得母亲和旁人说闲话,落得个费力不讨好。哪晓得越是担心,偏偏越出岔子。

也确实,当初过继时,母亲就在一旁嘀咕着,二叔二婶家虽然宽裕些,但是他们没生过带过崽,也不晓得带得好不好。

二叔二婶过惯了苦日子,一坨霉豆腐两三个盐辣椒就可以吃一餐饭。但是对我很舍得,我一过来,除了经常有烧饼当点心加餐外,还允许我加猪油拌饭吃,在那个半年不食肉的年月里,这是最奢侈的美味了。

猪油吃完了,二婶就把柜子里收藏着过年炸花根的几斤茶油搬了出来,煎熟后给我拌饭吃。

二叔二婶天天为我“加油”,原先瘦精精的我,渐渐长成了一个虎墩墩的胖子。

在我幼小的脑子里,认为只要是油,就是可以喝进嘴里解馋充饥的。

有时路遇汽车开过来,灰尘夹杂着汽油味满天飞舞,二婶赶紧用手盖住我的嘴巴,催着我“快走快走”,我竟傻呵呵地说:“汽车油好香,我要加汽车油拌饭吃。”

或许就是萌发了这个怪怪的念头,才会渴不择饮,懵里懵懂地“加错油”,喝下那盏煤油。

所幸,母亲没有看到我喝了煤油面色苍白的惨相,她闻讯赶到医院时,洗完肠胃的我正在大口吃拆纸飞机玩。母亲挂着脸色,没有发作,不过背后还是忍不住与父亲发牢骚说,这个崽,只怕会带出是非来。

为了防止再出是非,压力山大的二叔二婶,把屋前屋后搞了个地毯式的清理,打谷机齿轮加的机油,手扶拖拉机加的柴油,油漆家具加的桐油,统统高高悬挂在楼板上。到农贸市场路过卖散装油的门市部,二婶也是拉着我避而远之。

直到上小学读书后,二叔才把家里所有的“油货”平穩落地。村里不少长辈一看到我,就戏谑一句:你这个好吃油的崽。

时过境迁,我考入职离开老家已经二十多年了,日子也逐渐过得油腻起来。过年回去,二叔二婶还省着几斤茶油送给我,临走时总会交代一句:“外面生活也不容易,记得加油。”